

酉陽雜俎

前集  
一之九

15  
1296  
1



15  
1296  
15

15  
1296  
1

酉陽雜俎序

酉陽雜俎

改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

書執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

小說家。今陳君以刊。止前

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

藏續集十卷。并前集之序。畀

昭和九年  
十月十一日  
購求

之。遂為全書。謹按成式出於  
將相之曹。襲乎珪組之榮。而  
史氏稱其情學強記。且多奇  
篇秘籍。今考其以論議。多有  
書生終身耳目之所不能及  
者。信乎為情矣。然是書也。

世所罕睹。是以周女君訪之  
而無有。管情士得之而未  
全。余家聚書。多有餘卷。與編  
隱帙屋多。而此書偶在所錄。  
陳君出而求之。出力。始序以  
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

既室武陽新復應甫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酉陽雜俎前集目錄

卷之一

忠志

禮異

天咫

卷之二

玉格

壺史

卷之三

貝編

卷之四

境異

喜兆

禍兆

物革

卷之五

詭習

恠術

卷之六

藝絕

器奇

樂

卷之七

酒食

醫

卷之八

黥

雷

夢

卷之九

事感

盜俠

卷之十

物異

卷之十一

廣知

卷之十二

語資

卷之十三

冥跡

尸窆

卷之十四

諾臯記上

卷之十五

諾臯記下

卷之十六

廣動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廣動植之二

鱗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攫部

卷之十八

雜記

雜記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前集卷之一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箭。長常箭一扶。射洞門。闔。

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猶駿。上為製名。決波踰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猶惜之。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一日文皇御製十駿名。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盡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

子。引之長尺餘。

駱賓王為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一作人鵬。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鵬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

上舉槌擊斃之。帝稱那庾。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蠱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縹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篋。

上嘗夢日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

大家卽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

如盤龍。鞞。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上

爲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遽掃之。經數日

如初。及卽位。雕玉鑄黃金爲蝸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玄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

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

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

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是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

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

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

上夏日。嘗與親王碁。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

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獼子於坐側。獼子

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

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幘

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

進所貯幞頭具奏他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

桑落酒。闊尾羊窟利。馬酪。

音聲人兩部。野猪鮓。鯽魚并鱸手刀子。

清酒。大錦。蘇造直符寶輦。

餘甘煎。遼澤野雞。五朮湯。

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童替賢子就宅煎。

蒸梨。金平脫犀頭匙筋。平脫着足疊子。

金銀平脫隔餽飽盤。

金花獅子瓶。熟線綾接靴。金大腦盤。

銀平脫破觚。八角花烏屏風。銀鑿鏤鐵鎖。

帖白一作花檀香牀。綠白平細背席。繡鴉毛氈兼令瑤。

令光就宅張設。金鸞紫羅緋羅立馬寶。

雞袍。龍鬚夾帖。八斗金渡銀酒甕。

銀瓶平脫掏魁織錦筩。銀篋籜。

銀平脫食臺盤。油畫食藏。又貴妃賜祿山金。

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枕。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携雙鯉。曉於營門曰：皇帝何在。眾謂風狂。遠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

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號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沉。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二。乃詔上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曆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

史崔旰表獻焉。一曰玄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彫鏤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一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曰闕。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鞞鞞。大如巨粟。八曰琅玕珠。一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啗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鈎。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寘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為丞相起。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纒以枯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玄堂之上。以籠為備。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與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珽。戰鬪用瑊。城圍用環。災亂用僞。大旱用龍。龍節也。大喪用琯。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信。

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並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罩繖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剪綵如衣帶。白羽間為袖。髻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髻色。以木為棺。刃戟畫綵。為蝦蟇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太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鍾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

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鍾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閣來。擊鍾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綠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着四柱。憑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着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真珠爲飾。雙雙佩帶劍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爲興。

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伏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群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鍾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卽飲。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座。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

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塔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扣鞀為戲。樂至有大委頓者。鞀說文塔字律有甲娶乙丙。其戲甲旁有櫃。比之為獄。舉置櫃中。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填曰。席一枚。以覆井。泉三斤。以塞窓。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登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臠。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入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躡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猪穢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綵有 合歡嘉木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纒

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鞵及鞵。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為鞵。一作青刻龍像銜之。或為

蝦蟇。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纒。宛轉繩。皆結為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

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稱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僧一行博覽無不知。猶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

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sup>一作情</sup>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窻甕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

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怖，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宿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筴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卽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珎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其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八月十五夜。有人翫月。見林中光屬天如疋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張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夤。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蓐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畧視。不應。復寤。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一作言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燦。其凸處也。常有八

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襪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累。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三界外曰四  
人境。謂常融土隆梵度。賈奕四天也。四人天外曰三  
清大夫禹餘糧。清微也。○三清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  
等九名。



百度為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為天地之齊。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為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絕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宛一作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

四句脫一字

之小天。三陰所治也。○又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烟。勃景耀華。武陽帶神鋒。怙照吞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夏啓為東明公。文王為西明公。邵公為南明公。季扎為

西前一  
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為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為九宮之中仙。又有為善爽鬼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道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為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炎帝甲為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阜。泰然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劫。

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濛獄。北岳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為五獄鬼。六千惡為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摠蒙山石。副太山摠。

夜山石。寒河源。及西津水寘。東海風乃。電一作

雷風。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作域一。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為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為元宮仙。  
佛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官主所為。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為。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  
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真仙中。莊周為闡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

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清。  
白誌見腹。名在瓊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骨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二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魄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

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有

鍾山白膠。閻風石腦。黑河蔡瑚。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夜津日草。青津碧荔。圓丘紫柰。  
白水靈蛤。八天赤苑。高丘餘糧。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龍胎醴。九鼎魚。火棗交梨。  
鳳林鳴醪。中央紫蜜。崩岳電柳。玄郭綺蕊。

夜牛伏骨。神吾黃藻。炎山夜印。玄霜絳雪。

環剗樹子。赤樹白子。徊水玉精。白琅霜。

紫醬一作漿。月醴。虹丹。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

靈華汎腴薰陸香。北帝玄珠消石。

東華童子青木香。五精金羊起石。

流丹白膏胡粉。亭貝獨生雞舌香。

倒行神骨戎鹽。白虎脫齒金牙石。

靈黃石流黃。陸虛遺生龍骨。

章陽羽玄白附子

綠伏石

母慈石

絳晨伏胎 茯苓七白靈

蔬薤曰華

一名守宅 一名家芝 凡二十四名

伏龍李

蘇牙樹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雌一王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飛龜帳

飛黃子經 鹿盧躡經 含景圖 卧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大隗新芝圖 牽牛經

玉玕記 臘成記 玉案記 丹臺經一作記

日月厨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網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一作經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玄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十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

口吞而有孕。二色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  
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  
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天大一作  
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人天老  
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  
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斗  
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  
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顏金容。額三  
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

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  
主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所謂太  
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  
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沉脉散。而五  
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  
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解尸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  
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  
咽金液。而鼻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  
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氣。而



胃腸三廢。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

真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抄九寸。名子干。字良非。

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一作後

服金沟而升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真人位。

有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符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

百步朗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

一作肅慎

山也。峴南有鍾鳴。燕世桑門。

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鍾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是二年矣。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聲甚清越。晉

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掛石。自媿每

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

石。乃於岩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

一作袂

詰之。自言

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

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

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自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

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

衣冠如雪。各憇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

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逆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爲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西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

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真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感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溼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

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一作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恠。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千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玄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雄黃十斤。送於峨眉頂。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以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

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荆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喙。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至洛中。于胡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胡蘆生。具陳其事。

且拜祈之。胡蘆生初無難色。開襪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籍。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福。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裹一襪。

物大如羹。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指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誠也。裴還洛中。路閱其附信。將發之。襪四角各有赤虵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即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矣。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空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奄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之。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

人吏甚衆。見妹聳賈奕。與已爭殺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墻如石黑。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辨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詎乃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他作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椽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曇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

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密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芑。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亘天候。燄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雉。街列菓樹。仙子爲伍。迭誼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雘交煥。其地及壁。燈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暈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爲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如一酒榼。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

與二朱衣人坐廳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筭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叙事甚詳悉。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

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今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竒泉。惟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蒂。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箇而返。

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  
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伏苓貴人王公  
所遺鹿裘簾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目  
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  
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甦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寒溫  
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  
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爲戲若盡臣

術必壞

一作懷

璽人家將困於魚腹也玄宗怒慢罵之公

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  
言於五礪中乃易礪觀之礪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  
寸餘因碎爲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  
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邢和璞備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頴陽書疏有叩

一作印

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觀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  
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  
邢崔一日覺臥室北墻有人斲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  
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斲不已墻忽透明



西前二  
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  
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鋤。鑿立於穴前。一作崔問之。皆云  
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  
悉平。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幘垂綬。執五明  
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筭盡。璞為公再  
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  
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  
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  
等可為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  
無妄窺。衆皆閉戶。不敢聲效。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

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蹠踈長。色若削  
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  
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  
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先一作之千里可惜。及暮  
而去。邢命崔曙。請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頗  
記無。崔垂泣言。其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  
人言之。○房瑄太尉。祈邢筭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  
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  
起於魚殮。休於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  
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

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託。其夕病鱠而終。王皎一作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隣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來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肩前。卧嘗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大言

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知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瓊樓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

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懋一作人。雇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取甘草。雇者久而不去。但具火湯水。秀才且意其怠。於祇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麓沙數掬。

接後已成豆矣。及湯成。與飲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慙謝。雇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久今返。請為僕。雇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感感不安。雇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之數。且言

萬物無不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時微露竒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

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篲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迴避之。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辨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僮就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

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餅。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木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僮鋏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甕。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級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

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恠。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

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沉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三

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鬚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自由。旬。迦留波陀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曠。衆蜂出妙音。○六天香風皆入此天。○四天王  
十地彩地。○質多羅地入林。○篋篋天十地金流河。○  
無影山。○有影遊一作○鳥隨一作○其行處池同其  
色。○衆鳥說偈。○白身天。○身色如拘勿頭花。○無足  
柔頰。○隨足上下。○樂遊戲天。○乘鵝殿。○寶樹。枝葉  
如殿。○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憶念樹。物隨意  
而出。○十花池。○千柱殿。○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友所坐也。○衣無經緯。○將死者塵  
着身。○馬殿千鵝駕。○金剛縷帶。○行林隨天所至。○  
衆鳥金臚。○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

山名曰界莊嚴。臯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  
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  
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  
勝敗之相。○甲胃林。甲胃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蓮出摩偷美飲也。脩一千二百善業者。此生天上。妙之  
觸如觸迦旃隣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一見物生希有心。三

西前  
弱顏四疑五怖○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二近  
林蜂一作離離樹三聽天女歌而出豎離四近樹花萎五  
殿不行空○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毘琉璃鏡不  
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為黃  
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而濁七  
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麗滿○又脣  
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十二種離垢布施生此天群鳥青影覆萬由旬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脩羅鬪戰等○三十三天  
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為帝釋所識等○夜摩天六失壞  
食劣生慚等

兜率陀天四失壞不樂鵝王說法聲等○化樂天四失  
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

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方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作五十五脉十三身

蟲有毛燈瞋血○禪都摩蟲流行血中○善色蟲處糞  
中令人安樂○起根蟲飽則喜○歡喜蟲能見眾夢○



又有瘰癧骨等

賒婆羅人穿履。○馳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岐多迦。羅刹所住。眇目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

鬱單越。雞多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王。否如鴨音林。○麒麟陀樹。○迦岐多那等。○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

旃檀。天人與阿修羅鬪傷者。於此塗香。

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即開。○拘尼陀樹花。見月光即開。○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尸利沙樹。足踏即長。○

又白龍活鵝。旋鼻境界等花。

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大國。○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三大林峪。鬚等。○三作一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南洲耳髮莊嚴。○北洲眼莊嚴。○西洲頂腹莊嚴。○東洲肩脰莊嚴。

生瞻部者。見白鬘。生鬱林越。見赤鬘。見母如鵝。生瞿陀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鬘。見母如馬。

阿修羅以鬼攝摩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海地下八萬四千由旬。

酒樹○又有樹群蜂流蜜其色如金○婆羅婆樹其實如瓊

四姝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地名月鬚○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赤目魚正走水行住空住山窟○愛池魚口等○黃髮林

鎗毘羅城○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鬼恠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髮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唯得食魚捨鵝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作六億種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天單越人惡冷

風○龍不發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

惡也○其雷聲梵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修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

地獄一百三十六○三角生死善無記也○團生死諸天也○青出死地獄○黃出死餓鬼○赤業一作畜生出

活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蟲羗熱黃藍花心彌泥魚○排筒

黑繩地獄○旃荼一作茶劇○畏鷲

處合地獄上中下笈銅汁河中身○洋如蘇鷲腹火人

割剝處堅韌一作斬炎口夜于一作干朱誅蟲○鐵蟻○淚

火處以佉佉羅灰致眼中鑄池

號叫地獄○髮流火處○火未盡處四百四痛火厚二

百肘

大號叫地獄○闊廣三居餘口生確一作確蟲火鬚一作鬚

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赤樹魚腹苦

焦熱地獄○十二炎處○火生十方及飢渴火也○針

風生龍口中彌泥魚○鑊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

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髻塊烏處地盆蟲○置之鼓牛鼓

出惡聲○千頭龍

阿鼻十六別劇○衣裳健破完而速壞○將生阿鼻之

相死時見身如八歲兒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

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中梟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

之二山遮之烏口處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

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子隔獄稍如經

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曾無一據

舊說地獄中蔭牛頭阿傍無情業所感現

人漸死時足後最令冷出地獄之相也

器世將壞無生地獄者

阿修羅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池中

鬘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正行天頗梨樹

見人行與非法○毗留博天常於此觀之○忉利天及

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無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

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

旬行不善則彫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寶樹枝

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婆羅

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

果報○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

劇悉見其中

夜摩天撫垢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見過見業果

又閻浮那施塔影中見欲界罪福及三惡趣言天象異

者若有將一作所食肥膩沉水鳥下飛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昂角一作為首一夜行三十六有時形如剃

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畢形如筭又屬木祭用鹿

肉祭頗羅墜紫屬日日無月之子姓昆梨佉耶尼形

如鹿頭祭用菓參屬日姓天婆斯失絺形如婦人鷹

祭用醞醜井屬日姓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

鬼屬木姓炮波羅毘形如佛骨祭同井○柳屬姓祭與

參同形如蛇○星屬火形如何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  
 麻○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形祭如井○翼屬林天姓憍  
 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軫屬毘沙梨帝形如人手姓  
 迦遮延祭用莠稗○角屬喜樂天姓貨多羅形如上祭  
 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菘菘○氐姓多羅尼以花祭  
 ○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心屬忉  
 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尾屬臘師天姓  
 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箕屬清淨天姓持父迦  
 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還形如人扣石祭如井○牛屬  
 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女屬毘紐天姓帝  
 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鳥肉○虛姓同翼形如鳥祭  
 用烏豆泔○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作心祭以粳米○室  
 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闍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難  
 闍○奎姓阿瑟吒祭用酪○婁屬乾闥婆天姓阿舍婆  
 形如馬頭祭用大麥○胃姓馱伽毘形如鼎足  
 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軫宿生人七步無蛇○角宿生人好嘲戲○女宿生人  
 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一有勝  
 一千六百剎那為一迦那倍六十名橫呼律多倍三十  
 名為一日夜

夜叉口烟爲誓。○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恠問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窰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城。玄裝言城壞已三年。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曾臆矣。

乾陁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城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耆茶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丘着函縛履。函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座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景。

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衣。北面太子  
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  
東面。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為  
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與其群臣  
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王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  
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  
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  
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燭火不息。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

丘市易皆化為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

一作法師

寶誌國初且言把棗與雞喚

朱朱蓋爾朱也。○有趙法和請占。志公曰。大箭不須羽

東箱屋急手作。法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颯光若滴。扣之聲及  
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  
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  
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麻屨及匙筯。以綵  
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熟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筴一雙。萬迴忽下塔。擲其匙筴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

謂爲不祥。經日。令上屋取之。匙筴下得書一卷。觀之。識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卽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蟲遺讖於人家。經月。告密籍之。博陵微萬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



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

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遂激一作擊。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又卬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作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臭達數十里，不

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所進，初範模時有異人至，請閉戶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并傳于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荆州貞元初有狂僧，此僧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常遇醉五百塗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五百，從前非愿也。

五百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願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女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四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緇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媼。散逐四山。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殍。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獾。獾所育為儉。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爾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白鹿。金角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煞之。射摩怒。遂手斬阿叱首領。仍誓之曰。自煞此之

後。須人祭天。卽取阿叱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常取阿叱部落用之。射摩卽斬阿叱。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爾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檀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牯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鬚。其髭鬚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

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其骨。  
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捨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爲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稅波斯。  
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卽變成酒。  
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餘里。  
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燠。冬  
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偕軀貌長。大寨。

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稍一色。宜五  
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百一作  
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尚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  
俱佩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  
承雨水用之。穿井卽若海水。又醱土。俗俟海潮落之後。  
平地爲池。收魚以作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  
巉巖峻險。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  
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雖歲殺數萬。不

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食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豚。取血和乳生食。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齎練一作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拚野牛角。為稍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擊為丘。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葵為至孝。集大甕居中。懸衣服。綵繒。哭祀之。

龜茲國元日鬪牛馬。馳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

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

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二日野祀。四月十五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床一作撒。十月十日王為獸法。王出酋家。酋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酋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着甲。眾人執瓦石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

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存。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籬。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烟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中。其窟不知深淺。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洽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着芒心接離。名曰苧綫。嘗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笄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笄刺之。下其後為象蹄。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傍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卧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梵僧菩薩勝又言。

閩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  
○于氏志。惟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  
因號落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記言。漢武時。因埤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  
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  
肩。○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蒲島。悉是黑漆。匙筋。其  
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筋。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  
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日日將  
夕。有蝦蟇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  
州將拜相。井忽漲。水深尺餘。  
鄭絀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  
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  
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蟾子滿  
室。懸絛。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  
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  
頗易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

因月黑風甚。又令汚捉生。汚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睡。忽有人覺之。投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存此燭。在無憂也。汚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自不安。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姜楚公皎常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杯整髮。未嘗見手。眾恠之。有客被酒戲曰：勿

六指乎。乃強牽視。奴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蕭澣初至遂州。造二幡。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忽暴雷霹靂。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靂。澣死。

物革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若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鱸。殼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銜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



雨雷震一聲鱧悉化為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水作花如縵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為蓮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五

唐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撰

明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校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坐別日遊譚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

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纒運。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出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碓。常於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彈力五斗。常揀

向陽巨筭。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用成弓焉。一作彈弓每塗墻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字體端嚴。如人模成焉。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者。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墻。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書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

西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會。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

花。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  
為業。隔日一放出。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飢然後  
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  
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術術

大曆中。荆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  
時。因寺中大齋。會人眾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  
抃瓦盞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驛步。孤目徐祝。

數十言。方飲。飲一作水再二。巖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

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

巾鷲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

其姓名。

丞相張魏公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

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

狂歌。成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

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成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

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補襦巾。巾鈿黛伎。其三尼及

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

其曲也。因徐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跣。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裏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

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

之。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旣變場者。豈有佳者乎。

李乃白座客其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麓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墻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額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鍼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髻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武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厄

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  
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  
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  
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曾老若在何處遂迎曾至乃  
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  
握固久而蛇不至曾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忽  
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  
漸佹蛇炮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潜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止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  
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  
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  
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  
中其痛卽愈王公子第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  
一掬再三按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  
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起  
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  
見黃蚨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  
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

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鶩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曼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曼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嘗在學院子弟皆以文文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墜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語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鞞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上覆

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  
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鼠不  
食稻以塞垣百鼠種絕

雍益堅云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  
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呪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  
彩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  
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泝泝天師  
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致召追命羣龍

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以灘波之  
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  
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  
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  
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  
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  
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  
利涉平江無虞卽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  
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  
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



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  
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  
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  
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  
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  
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  
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  
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  
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况其字僻而

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  
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  
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  
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  
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  
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  
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其聲簌簌既而謂其  
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  
耶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  
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

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  
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  
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在差謬則洛下閎  
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  
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  
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  
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  
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  
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  
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

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師一行和尚至  
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  
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  
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  
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  
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經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六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藝絕

南朝有媯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  
筆匠名鐵頭能坐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  
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  
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簷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



善推步禁呪上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禱一作緞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恠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

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悞乎錢云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舊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古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鈎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同曹鈎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

山人石旻猶妙打彊與張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中張遂寘鈎於巾幘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項眼鈎在張君幘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

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遣胡越異辦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為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荅曰嘗見龍突陣而來兵及所及若叩銅鐵我為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一作鈎之有靈青春死後劍為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送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

以他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缺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缺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翫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窅然而下衣朱紫紉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籍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墮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

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候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  
因發其下得鏡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蝕照  
日光環一次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廻易折欠數百萬廻至外縣  
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憂迫計無所出其類  
因為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真  
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之辭皇但微笑  
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  
物當為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具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

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謂高曰  
玄真此來特從尚書乞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  
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  
此贖田於懷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虛涼驚曰  
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  
請試之翌日因宴于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  
尾鬣及左右驕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事  
尚書獨不霑塵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  
固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獨知有尚書  
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

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一身無塵監軍拜請  
曰獲此足矣皇卽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  
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中塵唯及馬驥尾馬高與監  
軍日日禮謁將請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  
琴筑笙等各有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有銅  
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  
管一人綴繩則琴瑟等筑皆作真樂不異有琴長六  
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

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  
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卧箏篋爲明妃出塞之  
聲

有田一作由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

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鶻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  
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  
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筵賓

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雀啣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八以猿臂骨爲笛吹之其聲如圓勝于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前集卷之七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酒食

魏賈璿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一作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

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茵如象鼻傳喻之名爲珎石簞  
杯以下敷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  
傾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挑核兩  
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  
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  
居下城三壘相次一作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  
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臙舉烽請兩兄  
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

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

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

四履當至穆陵陸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殺之最劼

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狸膾呂氏所尚鹿尾乃有

奇味竟不載書藉每用爲恠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

今好尚不同梁賀季白青州蟹黃乃爲鄴氏所記此物

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尾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

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岢一作議曰鮓之就品驟

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  
於車熬母蠟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  
之慎不榮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  
異故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

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涉獵有  
才藻善劇談常為組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組言伏  
見除書以臣為粽一作熬將軍油莖校尉臞州刺史脯  
腊如故肅承將命舍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  
愧夏鱸味慙冬鯉常懷鮑腹之誚每懼鼈巖之譏是以  
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鈎拔遂得超

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筋澤覃紫膾一作  
恩加黃腹方當鳴薑動椒紆蘇佩櫛輕瓢纒動則樞盤  
如烟濃汁暫停則蘭殺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  
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到銅鎗門  
奉表以聞詔荅曰省表具知卿池沼搢紳陂池俊乂穿  
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獲者  
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二材 九沸 九變 三鸞 七菹 具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山膚太一作

苦 挫槽

甘而不嘜酸而不噪鹹而不減辛而不糴淡而不薄肥而不腴

猩脣

獲炙

鱸翠

搗腴

糜臄

述蕩之擊

旄象之約

桂蠹石鰻

河隈之蘇

鞏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作鯉

珠翠之珎

萊黃之鮐

臚鱉

炮羔

鴈鳧

蟪臙

御宿青祭一作祭

瓜州紅菱

冀野之梁

芳菰

精稗

會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山之禾

楊山之稌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玄木之葉

夢澤之芹

具區之菁

楊楛之薑

招搖之桂

越酪之菌

長澤之卵

三危之露

崑崙之井

黃頰臙

醒酒鱒

飴餠餒餒

粬粬

寒具

小蠲

熟蜺

炙糒

蛭子

蟹蛟

葫精

細烏賊

細飄魚一作鱒

梨醢

鱉醬

乾栗

曲阿酒

麻酒

振酒

新鱠子

石耳

蒲葉崧

西押

竹根粟

菰首

鮠子鮒

熊蒸

麻胡麥

藏荔支

綠施筍

紫鱮

千里蓐 鱠曰萬丈 蟲一作足 紅絳精細曰萬

鑿百鍊 蠅首如蛆 張掖九蒸豉 一丈三節簾

一歲二花梨 行米 丈松 焦鮓

蚶醬 蘇膏 糖頰鯉子 新烏蜆

縵釀法 樂浪酒法 二月二日法酒 醬釀法

綠酈法 猪骸羹 白羹 麻羹

鴿臛 隔胃法 肚銅法 大狷炙

蜀檮炙 路時腊 棊腊 攫天腊

細麵法 飛麪法 薄演法 籠上牢丸

湯中牢丸 櫻桃餛 蜩餅 阿韓特餅

凡當餅 堯猪肉 懸熟 杏炙

龜炙 脂血 大扁湯 馬鞍湯

黃醜 白醜 白龍舍 黃龍舍

荆錫 竿炙 羗煮一作炙 䟽餅

餈餠餅 餅謂之托或謂之餈餠 餈謂之餈一作餈

飽餈謂之餈餈一作餈 養餈餈餈本二字 茹噉食也

膜一作餈 膜一作餈 脹膈肉也 膠膈膜也 膈膈一作膈 膈膈

也 格精粹梳餈也 饌一作饌 饌一作饌 饌一作饌 醅醅

醅醅醋也 酪斂醇漿也 醅醅釀鹽也 醅醅醅

醅醅醬也

折粟米法 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  
令馨香 乳煮羊腓利法 檳榔詹闊一寸長一寸半  
胡飯皮 鯉鮒鮓法 次第以竹枝貫頭置日中書復  
為記

賣字五色餅法 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累  
積五色堅作道名為鬪釘 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  
板法 湯脰法 沙碁法 甘口法

蔓菁蕝菹法 飽霜柄者合眼掘取作檇蒲形  
蒸餅法 用大例麩一升練猪膏三合 梨溲法 腴  
肉法 脾肉法 瀰鮎法 治犢頭去月骨舌本近喉

有骨如月 木耳鱠 漢瓜菹切用骨刀 豆牙菹

肺餅法 覆肝法 起起肝如起魚菹 菹族並乙去

法一作升

又鱠法鯉一尺鯽八寸去排泥之羽鯽負天肉腮後鬚  
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着刀

魚肉凍脰法淥肉酸脰用鯽魚白鯉魴鯪鯪鯪鯪鯪  
肉用助底醬鹽肉鹽作鱸貯反 炙肉鱸魚第一白其  
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瀋茗庾家  
櫻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饌饌其色不變又能造

冷胡突醢醴魚臆連蒸詐草草

一本無蒸字  
草草作麀麀

皮索餅將

軍曲良翰能為驢驘駝峯灸

真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火

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祿

一作鹿

修理食之其味極

佳

道流陳景思說勅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

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鍼藥之士以卮腊禱之所

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

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榮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

邇

一有安字

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鷄門內造延

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

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

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鬣體沉於

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

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

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

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枝葉葉下便有烏鳥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荆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脉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鱸得病裴初不信乃鱸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且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且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唐段少卿西陽雜俎前集卷之八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竈備眾物形狀恃諸軍張拳  
強劫一作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腴擊人者今京兆薛  
公元賞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一作餘人悉杖煞  
屍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炎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  
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  
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可肩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

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又賊趙武建  
劄一百六十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  
朝朝被鷓鴣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縣捉  
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  
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  
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  
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獄蒲背鏤  
毘沙門天王夷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害  
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

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  
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常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  
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背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  
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  
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  
詩成式常與刺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閤  
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  
臨菊藜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

鎖勝一作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

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簷轂六百斤石  
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  
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  
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馬後為黔南觀  
察使少適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  
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肝馬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  
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卽

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寶歷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  
人白襪屠蘇頃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衄  
痛苦次骨食頃出血斗餘衆人疑向觀者令其父從而  
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撮土若祝可傳此如  
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邁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骨數  
片將為藥一片上有逃走奴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  
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為  
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為埋之後有事鬼

鬚髮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爲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斃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崃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槌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

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謂曰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鐵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痕如粧焉

楊虞卿爲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刺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何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鬻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

蟾蜍杵白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  
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黃星一作是靨靨鈿之名蓋自吳

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

嬌婉彌苦命大醫合藥醫言得白癩髓雜玉與虎魄屑

當滅痕和以白金購得白癩乃合膏琥珀太多及痕不

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嬖欲要寵者

皆以丹點頰而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

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

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

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狍子蓋

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三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

門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頰也黥人者馬羈笮人

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

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闕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

亾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丘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為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瀛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

民之後也刺其脅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况相定黥布當王涯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穎士淹孫也言玄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

起黑氣彌漫矣雷數聲明皇又每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蠶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駘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鄜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山使者亦自門騎

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旛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遂遍報隣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黑雲氣如壑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爲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雷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

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未止建州山寺中夜半

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牕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  
如圖畫者久之一噫氣忽陡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暴風雨  
有物墜如攫兩目睽睽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堦歷視  
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邑人  
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墮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庄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  
雨時庄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  
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猪首手足各兩指

執二赤虵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袞衣倚槐樹問元  
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  
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補闕楊子孫

一作于

又作王

董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

夢棗生屋上董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  
之象二人俱卒

侯君集與承乾謀通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



處見一人高冠鼓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吮嚙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慄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入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擢以金鑲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蹠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驚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

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鐵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芻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齋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摺鬚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鬚髯報馬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咎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夢少夢亦不復

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符一作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侂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尺所為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微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惟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

成式表見廬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第戲叩門爲街鼓也

又成式姑壻裴元裕言群從中有悅隣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作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臬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

及榜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伶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歎於白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白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卷之八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卷之九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剝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嶮天統初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

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澗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於澗中乍飛乍止恠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蒲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療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日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水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鬚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沉

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詰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祝未嘗匱爾河伯泊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齊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沉釣索之一釣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酹而堅冰陷一釣而沉詔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卽韋誕白首處有人鈴  
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恠而煞之腋下有兩肉  
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  
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一本無土

故二縣令丁永興有群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  
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賊案煞之自後祀者頗絕皇  
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  
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端普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

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閻乃投蓋而上單練  
鬚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鬬水於結眷下先  
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益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  
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卧內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  
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  
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  
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  
三日而力不衰馬觀之大駭曰破吾益乃細過也卽令  
左右操殺之

常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箠箒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悞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却須

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閣黎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

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辯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鬚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裂盤旋若規尺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文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沒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作惡劇韋知無柰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莊數十人

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  
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  
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  
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  
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赦也適來貧道所中  
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搗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  
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啻過也有頃布  
筵且蒸糲糲劊刀子十餘以糞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  
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  
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糞

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示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  
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  
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瑣衣長袖皮肉如腊僧叱  
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  
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  
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  
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猿猱彈丸  
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  
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  
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



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  
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  
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氣相  
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為舅唐不能  
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  
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  
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趺一作  
跡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  
師授有時日可達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又須傳勿

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肝臙一作肝臙一作相遇  
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瞑目晒之良久曰  
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  
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札唐恐懼具述盧乃  
笑語唐幾悟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  
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  
者亦死某久得乘躋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  
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  
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授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

人家必昏沉或有饜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  
多盡一作盡鸚鵡及茶碗賊謂之鸚鵡辣者記嘴所向碗  
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某善十人者夫不其斯黃白論亦錄之至於金齋雜劇  
笑語畧錄計錄異世而十野五六丈據曰某祠山也令  
心雙咬則其地而婦其隨之吹林喜其辭其與盡  
其陳容也其不野其然也其國中其其草藥出少首  
實其昔于同至臨卒不其少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